

潜望镜

学成归来缘何三度『遇冷』

本报记者 韩成 通讯员 刘睿宇

“检查行程开关,可以查看接头处又针是否抵触不实……”5月下旬,第72集团军某旅综合训练场上,修理一连中士郭坤正在向官兵们讲解装备故障的处置方法。谁能想到,“科班”出身的他,也曾有过一段坐“冷板凳”的经历。去年9月,郭坤从士官学校装备修理专业学成归来,机关考虑其所学专业,将他从原来的榴炮一连转岗到修理一连。郭坤报到时,连队正展开武器装备阶段性保养,他当即主动请缨,准备大展拳脚。不承想,连长高龙涛并未给他安排具体的任务,而是让他先向老士官王班长“学习学习”。“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上岗,怕他不熟悉单位实际情况,也怕别的战士有意见。”谈及此事,高龙涛坦坦心中顾虑。对此,郭坤虽有失落,但听从安排。他找到王班长请领任务,却再次碰壁。“检修线路比较复杂,你先去帮李班长做些基础工作。”在王班长看来,一方面,郭坤离开单位已有两年之久,对部队新式装备不够了解;另一方面,他们此前并不熟悉,自己对于郭坤的能力“不托底”。无奈找到同年兵李班长,郭坤提出帮忙拆卸发动机舱外壳。这次被婉拒时,他已经不再感到意外。在个别同年兵眼中,郭坤这类去院校学习的战友,比待在基层摸爬滚打的自己要“舒服”,不免对他们有几分看法。“学成归来”的头衔似乎变成了一种负担。郭坤心中有委屈、有郁闷,但

更多的是不解:学习提升难道有错?自己的岗位到底在哪里?指导员艾宏杰察觉到郭坤的低落情绪。了解情况后,艾宏杰感到这并非个例,近几年士官学员、技术学兵毕业后刚回到基层,有的确实会遇到类似情况。是因为一些基层官兵的固有“偏见”,还是士官学员自身存在“问题”?就此,艾宏杰展开调查。调研中,有官兵反映:“纸上谈兵多、实际经验少,让人不敢放心”“眼高手低,不愿意从小事做起”……面对质疑,同样从士官学校毕业的张恒源态度真诚:“院校教学知识面广、系统性强,我们上学前也经历过基层连队生活训练,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个展示的平台。”“要客观公正地认识人才,有的放矢地使用人才。”很快,一份关于基层如何更好识人用人的建议上报机关。该旅党委深入剖析问题根源,教育引导营连一线带兵人打破思维定式,转变观念大胆用人。他们建立专业能力考核评审机制,组织士官学员、技术学兵等人员进行岗前任职培训,通过评分考核的方式检验其能力素质,在基层树起“实力为先、素质立身”的鲜明导向。此外,他们还定期开展“兵兵互赞”活动,引导官兵增进相互了解,消除偏见。在最近一次阶段性考核中,郭坤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一举夺魁,赢得了全连官兵的认可。如今,与他同批毕业的士官学员当中,已不少人当上了本专业的首席教练员。

编余小议

重在让学历与能力画等号

徐雯

个别单位士官学员、技术学兵在基层一度“遇冷”,从表面上看,是文中提到的一线带兵人囿于固有思维不敢放手重用,或者身边战友出于种种原因对他们心存顾虑。但深入思考,这两种情况仍然只是现象,形成这种固有思维和偏见的根本原因,其实还不排除个别官兵在院校学到的东西与基层实际存在脱节。军队院校作为部队培养人才的沃土,应该源于部队、高于部队、用于部队。然而,个别官兵在院校进修时,尽

管学到了相关知识,掌握了相关理论,却不注重学用结合,这就容易出现纸上谈兵、眼高手低等问题。时间长了,这种现象多了,基层官兵对士官学员、技术学兵难免会产生看法。因此,在强调基层单位要给予士官学员、技术学兵足够成长空间和展示舞台的同时,也应注重强化军队院校教为战、学为战、研为战思想。只有一切工作都聚焦打仗、聚焦部队所需,让官兵所学与战场需求精准对接,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差距。

战士“自抬身价”为哪般

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上士 贺雄辉

带兵人笔记

“小陈,曾任餐饮店老板”“小汪,在工地当过组长”“小张,跟着父母做过生意,思维敏捷”……前段时间,我组织新兵填写问卷以增进对他们的了解。在整理问卷时发现,原来许多平时貌不惊人的新同志都有一技之长,或者有“值得一提”的经历,这促使我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格外留心。一天,我发现小陈似乎心事重重,于是在熄灯前找他谈心。很快,小陈便说出了自己的困扰——一手将他带大的爷爷病了,需要医药费,可他却没有多少钱寄给家里,心里很是愧疚。我开导他之余却有些疑惑,他入伍前不是餐饮老板吗,怎么听起来好像经济情况不太好?第二天,我通过其他新兵侧面了

解,弄明白了情况。小陈确实曾干过餐饮行业,不过不是老板,只是一名普通员工。“为什么要写自己是老板?弄虚作假可不好。”于是,我再次找小陈谈心。看我态度诚恳,他缓缓袒露心声:“班长,其实不止我一个虚报身份。大家来到连队后,有的担心被带兵人或身边战友轻视,有的想让自己被人‘高看一眼’,于是才有了这种‘自抬身价’的现象……”一语惊醒梦中人!对照自己的实际表现,我不禁有些汗颜。每次学习讨论,我常表扬刘佳“学习认真,领悟能力强”,因为他是大学生士兵,入伍前就读的学校很不错;班务会时,我常点名袁天伦“表现不错,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”,因为他是党员;文化活动点评时,我习惯夸一句“王亚东积极互动,带动周边气氛”,因为他有文艺特长,经常作为班排代表参加旅队

各项文体活动……回想这段时间自己的做法,我对新战士的关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。甚至这次发现小陈不在状态,都是因为他的“老板身份”。对有“身份”的战士特别关注其实是出于爱才之心,想对他们的优点予以肯定,但我忽略了,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特长。这样的区别对待不仅会让初入军营的普通新兵感到被冷落甚至自卑,还会给官兵树立错误导向。认识到这一点后,我开始转变心态,评讲表扬不看“身份”看成绩,不看以前看现在,平等对待每一名新兵。虽然目前成效还不明显,但我相信,大家很快就会看到我的真诚和转变。“小孙跑步成绩快了5秒,继续加油!”这天晚点名,我表扬了以往成绩不太理想但这次进步很大的小孙。解散时,我看见他笑得十分灿烂。(张军臣、庄小好整理)

基层之声

莫把副职当“附职”

汤汉池

“对上级,有连队主官全权负责;对战士,有班排长时时操心,我应该充当啥角色?”近日,笔者在基层单位走访调研时,听到个别副职干部有这样的困惑。进一步了解,笔者发现,有的同志从排长岗位上走上副职岗位,自我感觉位置上升了、作用却变小了,小事不愿插手干,大事又不能做主,工作积极性有所下降;还有的副职对主官作出的工作安排不论正确与否,不假思索一律照办,看似坚决服从,实则不承担责任。在这些类似情况下,副职成了名

副其实的“附职”。这种现象的危害是巨大的,既容易使副职干部丧失积极性主动性,成为集体领导中可有可无的摆设,也容易助长个别基层主官独断专行的作风,从而损害单位的整体战斗力和凝聚力。笔者以为,出现类似情况的原因之一,是个别单位或对个人对副职干部的定位没有把握准。其实,基层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。与主官所具有的“抓大事、谋大局、善决策”的角色定位相比,副职干部应具备当好参谋、添砖补缺、协调关系、化解矛盾的能力素质。副职

干部必须明晰自己的身份定位,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工作,行应行之权、尽应尽之责。同时,副职干部也要对单位全局性的工作进行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,要清醒认识到,副职干部也有很大成长进步空间,随时可能走上更重要的岗位,要注重在日常工作中学习经验,掌握抓工作的基本流程和具体方法;在大项任务中理清思路,提高组织指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基层主官对副职的工作也要积极支持、大胆放手,尊重他们的意见,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,齐心协力推动基层建设不断发展进步。

特殊的“礼物”

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列兵 于敬付



“排长,我想跟您谈谈。”皓月当空,繁星点缀。我在夜色中找到排长陈纪翰。他看见我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,脸上露出好奇,与我一同来到走廊:“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?”“排长,我给您送礼来了!”听到我的来意,排长笑意顿敛,变得严肃认真,压低声音喝道:“你小子想干什么!”我连忙从塑料袋中拿出准备已久的“礼物”——一本红色的“荣誉证书”。证书上,烫金的大字在月光照耀下闪着柔和的光。“哟呵!”排长这下乐呵了,“这是向我邀功来了啊!”“没有那个意思!排长,我其实一直欠您这份‘礼物’……”那是我入伍时发生的事情。离开

家乡初入军营,亲友的叮嘱常在耳边回响:“到了新地方要有眼力见儿,别的不说,先给自己找个好‘靠山’……”于是,在熟悉了军营环境后,琢磨着找谁当“靠山”的我,将目光对准了当时担任新兵连排长的陈纪翰。一天夜里站岗时,我借故肚子不舒服回了趟宿舍,从包底拿出精心挑选的家乡特产,在夜色掩护下,摸到了排长那里。排长见我深夜来访,以为我遇到了什么麻烦,立即让我进了屋。我一进门,就把两个大袋子放到桌上,一边说明来意,一边打算撂下东西就跑。但我话还没说完,便被排长喝断了。他的语气和动作都十分坚决,不仅一把将东西塞回我怀里,还直接把我推出门外:“这东西我可不要。如果真想送礼,就在比武场上夺个荣誉给我送来!”我面红耳赤地回到哨位,下哨后仍感脸上发热。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我暗

暗下定决心:有朝一日,一定要给排长送上一份真正的“大礼”。从那以后,我训练中不甘落后,处处力争第一。别人跑三公里,我跑五公里;别人休息聊天,我就到健身房练力量;一碰到机会,就死缠着班长请教训练方法技巧……凭着这股劲头,我的训练成绩在同批战友中取得领先。在结业考核中,我的总评综合成绩名列第二,手榴弹投远和实弹射击两个科目的成绩名列第一。因为下连后工作训练任务繁忙,我一直没有机会把结业考核时获得的荣誉证书送给排长。这个周末终于有了空闲,我便急忙把这份特殊的“礼物”送到排长面前。听了我的讲述,排长想起了我们的约定。看着眼前的荣誉证书,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:“好!这个‘礼物’我收下了!”(董浩浩、麻沙整理)



闪耀演兵场

“亲密接触”

连日来,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通过构建近似实战的环境,采取多兵种、多课目融合实施的方式,广泛开展各类实操演练,让学员与实战来一次“亲密接触”。图①:防化专业学员对有毒物质进行检验检测。图②:工程救援专业学员在模拟灾害现场开展搜索。 严易程摄



带兵人应该更自律

第74集团军某旅排长 罗周清

排长方阵

“排长你理吧”“不用,按顺序来!”站在队伍里,看着战士落座理发,我长舒了一口气,不由想起几周前因为理发闹出的尴尬事。那周我担任连队值班员,得知第二天早操时间要进行军容风纪检查,便在头一天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整理军容风纪。晚饭后,我来到理发室,见门口已排起了队伍,便打算人少了再来。过了一阵,我再次来到理发室,此时只剩下列兵曾祥麟还在等候。我算算时间,应该能赶在19点前理完头发,便排在了曾祥麟身后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没过一会

儿,楼道里传来连队文书的声音:“排长,连长让你10分钟后去找他!”这时,刚好前面战友结束理发,该轮到小曾了。如果先找连长再理发,就赶不及看新闻前组织集合,继续排队理发就要让连长等我。左右为难,我把目光转向了正要坐下理发的曾祥麟身上……19点整,我带队集合准备看新闻,可队伍里不时传来窃笑。战士们的松散状态让我有些生气,但定睛一看,我顿时觉得两颊开始发热。原来,大家笑的正是小曾。我为了赶时间,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”排在了他的前面,导致他头发还没理完就匆匆赶来集合。此时,他两侧头发刚剃干净,头顶处却没来得及处理。大家不由被他“锅盖头”的狼狈样子逗笑。看着曾祥麟不好意思低着头的样子,我羞愧不已——是我的插队行为,

才让他陷入尴尬。表面上看,这次插队是连长临时找我,导致时间冲突不得已而为之。但扪心自问,我既然向战士开口要求插队,实际上就是在用“身份特权”迫使对方同意我的不合理要求;担任值班员事多时间紧,战士们应该体谅我的难处……说一千道一万,其实就是特权思想在作怪。“革命时期,党员干部的‘特权’是当先锋队、打炸药包。而我今天,却以值班员的身份乱用‘特权’,给曾祥麟造成了麻烦,也给连队建设带来了不好的导向……”晚点名时,我就此事向小曾道歉,并向大家承诺,今后一定正确认识自己的权贵,请同志们都来监督我。(杨东龙、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海整理)